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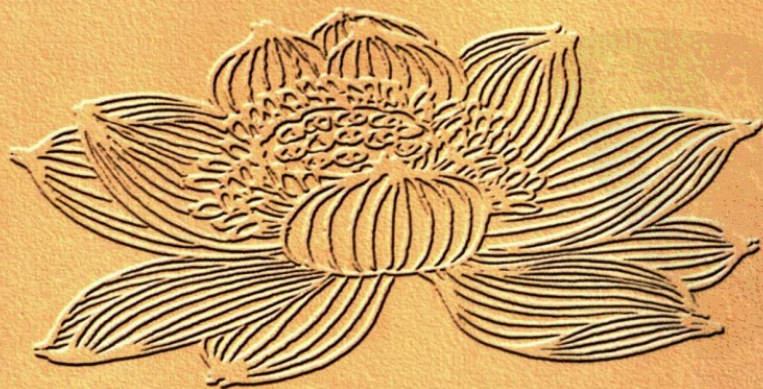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清〕天然和尚著

李福標 仇 江點校

瞎堂詩集

■ 中山大學出版社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 中山大學出版社·廣州·

〔清〕天然和尚 著

李福標 仇 江點校

瞎堂詩集

丙戌仲春

陳永正敬題

新學
PDG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瞎堂詩集/[清]天然和尚著. 李福標, 仇江點校. 一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6. 5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ISBN 7-306-02693-3

I. 瞎… II. ①天… ②李… ③仇…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 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26257 號

瞎堂詩集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	劉翰飛	編輯部電話 (〇二〇)	八四一一一九九六, 八四一一三三四九
責任校對	吳其暉	發行部電話 (〇二〇)	八四一一一九九八, 八四一一一六〇
責任技編	徐鏡昌	地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一三五號
封面設計	黃少偉	郵編	五一〇二七五
方楚娟		傳真	(〇二〇) 八四〇三六五六五
		印刷者	廣州市番禺市橋印刷廠印刷
		經銷者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
版次	二〇〇六年五月第一版		
規格	二〇〇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	八五〇毫米×一一六八毫米		
字數	八·六二五		
	二二〇千字		
	定價 二十三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新學社
PDG

天然和尚遺像



廣州海幢寺藏

是明遺老是名孝廉是二是一
亦儒亦禪六祖五派其一曹洞
師闡宗風法徒最衆師貌在像
師心在詩欲見師乎於詩見之

天然和尚像贊 張維屏題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總序

蔡鴻生

嶺南佛門是中國佛教的濱海法窟，名剎林立，高僧輩出。歷代的大德上人，繼承了『以華情學梵事』（宋釋贊寧語）和『以忠孝作佛事』（宋釋宗杲語）的優良傳統，在人間化的實踐中發揚高風亮節，光耀鄉邦，垂範後世。

明清易代之際，社會動蕩不安，禪林也風起雲擁。《遺民所知傳》早已指出：『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於浮屠，以貞厥志。』甲申（一六四四）之後，男女遺民逃禪成風，逐步形成愛國愛教的三大中心：江南有蘇州靈巖寺的弘儲法師（一六零五至一六七二），滇南有鷄足山的擔當法師（一五九三至一六七三），嶺南則有海雲寺的天然法師（一六零八至一六八五）。後者將弘法護生與忠孝節義結合起來，言傳身教，不遺餘力，成為十七世紀嶺南佛門的精神領袖。在天然法座周圍，集結着大批志士仁人式的社會精英，他們的死生去就和翰墨詩文，使濱海法窟放出世紀之光，與唐代曹溪道場的興起前后輝映。

清初嶺南佛門的歷史地位，是由亦儒亦禪的高僧群體奠定的。他們的功業和智慧，超越群倫，值得後人景仰和追思。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在《鮚埼亭詩集》中，已評價過嶺南遺民僧的事迹。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也在其名著《柳如是別傳》中，對剩人（函可）和尚的冤獄作過詳確考釋，使

嶺南僧史與『明清痛史』連成一體。一九八六年，趙樸初先生的粵遊雜詠，感慨更深。其《題澹歸禪師詩卷》云：『跣足蓬頭執役勤，猶憂衣食累乾坤。半衾半鉢冷兼餓，詩卷長當血性人。』另一首《訪丹霞山寺，贈本煥和上》云：『群峰羅立似兒孫，高坐丹霞一寺尊。定力能經桑海換，叢林尚有典型存。一爐柏子參禪味，七盃松濤覓夢痕。未得徧行堂集看，願將半偈鎮山門。』趙詩從丹霞望叢林，歌頌了澹歸禪師的『血性』和『定力』，實屬發潛德之幽光。透過歷史的迷霧，可知包括《徧行堂集》在內的僧徒著述，凝聚着豐富多采的因緣：佛緣、世緣、學緣和翰墨緣。這批歷劫倖存的嶺南僧寶，不僅是『桑海換』的歷史記錄，也是『典型存』的文化象征，非同凡響。如果讓其塵封、蛀蝕和流失，就未免有負如來了。

爲了保存這批史料，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組織以廣東高校教師爲主的各界人士，多方收集，編纂整理《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香港潘郁文（躍雄）先生慨助有關費用。先生多次資助嶺南佛門文史整理出版，志行可風。如今這套叢刊正在整理并已由佛界人士籌資開始出版。這項嶺南佛、學兩界共建的文化工程，堪稱盛世勝緣。它的問世，必將促進佛門的人間化和學術的高雅化。讓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精神鼓舞下，進德修業，儒釋齊輝。

二零零四年九月謹序

於中山大學永芳堂

前言

明末清初嶺南著名詩僧函是，字麗中，別字天然，號丹霞老人。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師，番禺迳村人。少穎悟，負才名。年十三，入私塾。年十七，補諸生，與里人梁朝鍾、黎遂球、羅賓王等交遊，相與縱談時事，以康濟爲己任。此時於佛教雖知慕宗乘，但以因果之事爲虛誕。崇禎六年中舉人。九年詔舉賢良方正，得兩廣總督熊文燦舉薦，後世稱『名孝廉』。十三年上京應試，舟次南康，入廬山歸宗寺，求道獨和尚削髮爲僧，法名函是。十五年省親廣州，應陳子壯等延請，開法訶林（光孝寺）。明亡，曾一度避亂西樵山。又入番禺雷峰隆興寺（後改名海雲寺），旋移廬山棲賢寺，歷主華首、海幢、丹霞諸刹法席。康熙二十四年卒於雷峰海雲寺。『瞎堂』，就是這位被後世譽爲清代嶺南佛門精神領袖的和尚住海雲寺的方丈名，也是他的終老之處。

函是以盛年孝廉棄家，時人多異之。他的出家先是個人行爲，而後竟成其家族的集體行爲，他的父、母、妻、子、媳、妹一門六口及一些堂兄弟都先後入了佛門。清初政治的壓迫和種族的摧殘，使得寺院一時間成了社會各色人等避亂和了脫生死的一大去處，逃禪之風大煽。那些當初對曾氏棄儒向佛之舉頗以爲怪的人，才開始真正理解並歎服爲先見。爲給人們受傷的生命以安慰、指引，在追尋佛性光明的歷程中，天然禪師收維僧衆、整飭禪風，表現了他的大實行。他爲提持佛法，勤於著述，法乳廣布。據汪宗衍《天然和尚著述考》及沈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函是著述大略有《楞伽心印》

四卷，《首楞嚴直指》十卷，《金剛正法眼》、《般若心經論》一卷，《天然禪師語錄》十二卷，各剝《語錄》、《禪醉》、《焚筆》、《天然和尚梅花詩》、《丹霞天老人雪詩》、《丹霞天老和尚古詩》、《丹霞詩》、《天然和尚同住訓略》一卷，《瞎堂詩集》二十卷等。

明末清初嶺南詩僧衆多，詩集大量印行，這是個頗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何桂林《蓮西詩存序》云：『大率明季甲申、丙戌之遺老而逃於禪者多，如憨山之有《夢遊集》，空隱之有《芥庵集》，正甫之有《零丁山人集》，天然之有《瞎堂集》，祖心之有《千山集》，阿字之有《光宣臺集》，石鑑之有《直林堂集》，訶衍之有《鶴鳴集》，真源之有《湛堂集》，切千之有《西臺集》，樂說之有《長慶集》，澹歸之有《徧行堂集》……』又云：『百餘年來，悉以海雲爲宗，海幢爲派。』誠然，在這所有的詩僧和別集中，作爲詩僧導師的函昱及其《瞎堂詩集》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二評函可祖心詩時有云：『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作爲函可師兄的函昱亦復如是，而且在『求詩』、『求禪』與『求僧』的道路上，其影響所及非函可能比。

《瞎堂詩集》分二十卷，共一七一九首，在總數萬餘首的清初嶺南僧詩中，巍然一大家。瞎堂詩題材廣泛，而主要在反映干戈離亂中的悲情民生，哀悼爲國死難的戰士，歌頌師弟、同志情誼，以及贊美佛法、紓寫禪意等幾方面。就文體風格來說，函昱詩一如其人，平易清雅，而不失血性。他生前所編《似詩》自序云：『夫道人無詩，偈即是詩……故但曰「似」。』此謙詞一方面正可見其平易處，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他在詩與偈之間尋找一種契合。《天然禪師語錄》卷十二《青原嫡唱序》中說：『詩與偈不同者，詩見情乎辭中，偈發悟於言外。辭不妙則情難見，言佻巧則悟不興。』這無疑

也是禪師自己的追求。他的許多詩往往講述尊宿事蹟和佛教故事來宣法開示，又以禪意採入景語，既顯平易，又見清雅。這些非詩非偈又詩又偈的作品，對於作育僧材來說，無異於春夜的好雨。瞎堂詩的不失血性，主要指其包藏在詩里的遺民情懷，正如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譜序》云：『今讀《瞎堂集》，於殉難諸臣，多有詩哀輓，其故可深長思已。至其心懷故國，遺臣志士咸集其門，獨能超然無所連染者，是其法力偉大，感人甚深，異於出世者流徒耽寂滅也。』從體裁上來看，瞎堂詩總體說來諸體皆備，而以近體詩居絕大多數，共一千四百八十一首，占總數的五分之四強。而七言詩的寫作又壓倒五言詩，占了總量的一半以上。天然禪師在七律體這種體裁上顯然多向中晚唐人學習，尤其學杜甫最力，花心血最多，圓轉中參頓挫之美，沈鬱中見雄直之氣；五律體這類詩學初盛唐為多，主要師法晉陶淵明開創、唐王維光大的自然詩派，又參以禪語，平實如話，澹泊清幽。五言古多用來寫禪意，感時世，也序離別，多襲用樂府舊題，如《箬篲引》、《薤露》、《蒿里》等，明顯學習漢魏風格，頗得情性之雅正。其他，如風雅體、騷體之作品，雖系仿古，亦可見和尚『轉益多師』的努力。

函皇詩平易清雅，衆體皆備，這與他的作詩目的是密切相關的。他不但創作大量的詩文，而且在丹霞、雷峰等處組織文社，集合和訓練僧衆。其高徒澹歸在《王說作詩集序》中深情地說：『雷峰（函皇）雖提持祖道，然不廢詩，士之能詩者多至焉。』論者稱，天然門下可能集中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詩僧集團』。其弟子中固然多有文士，或有諸生、舉人甚至進士出身者，學問修養頗深。但其中更多的，還是文化程度并不高者，如古檜、古昱、今毬等，大多是少年出家的人，這些人迫切需要得到禪師法乳的滋潤。深奧幽緲的《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一類著作無疑讓這些沙彌望而卻步，而詩歌才是易誦易記、易深入人心的一種著作方式，

以詩說禪也是自寒山、拾得以來的一種佛家傳統。所以對於團結僧衆，提持佛法，形式規整、抑揚頓挫的詩歌是最利的法寶。在文人社團中，有明確平仄、對仗、韻部等律法可依的近體律絕最適宜交流酬唱和砥礪詩藝，故瞎堂詩中此類最多。集中多大型組詩創作，如《梅花詩》、《雪詩》等，分別以詩韻上、下、平聲三十韻，寫五、七言律、絕各三十首。集中也有以同一取材、同一主題，但以不同體裁、從不同角度賦詠的例子，如《示禪人》爲五言古，《贈妙峰》爲七言古，一詩實詠一人一事。這都可以看作是天然禪師在給詩僧群體作一全方位、多角度的詩體演示，供他們仿效練筆。因此，瞎堂詩是他周圍的詩僧群體追摹的範本，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僧人也能在詩學和禪學方面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通途。

函是兼容了文士和禪師雙重文化優勢，他以詩團結、培養僧人，既振興了佛法，亦在詩國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其弟子最爲著者有所謂「十今」，「今」字輩以下再傳弟子及俗家弟子大都是通詩者，有些人在詩壇上頗引人注目，如屈大均、陳子壯、黎遂球等。在他的感召和培育下，出現了所謂的「海雲詩派」。其俗家弟子徐作霖、黃蠡編《海雲禪藻集》，選取了天然以下「十今」、「古」兩代詩僧、居士一百二十餘人有關天然和尚及海雲寺的詩作都一千餘首。此書的編輯印行，標志着「海雲詩派」的形成，并逐漸得到詩界的認可。

函是的詩集留存至今，經歷過如下幾個過程：

- (一) 《似詩》，順治、康熙間刻本。函是生前手編。
- (二) 《天然老人梅花詩》，清康熙間刻本。中山大學、中山圖書館等有藏。
- (三) 《丹霞天老人雪詩》，清康熙刻本。杭州市圖書館藏。

(四)《天然星禪師語錄》，清康熙刻本，後入嘉興藏。今辯編卷十二附梅、雪詩。

(五)《瞎堂詩集》，海雲寺康熙刻本。天然老人示寂後，弟子今毬取天然未刻詩稿及傳世單行本《天老人梅花詩》、《天老人雪詩》與《似詩》匯刻一集，更名《瞎堂詩集》，爲二十卷，移錄函呈《似詩》自序爲之序，并在序末加注云：『老人生平吟詠之意，已盡於是。讀者玩索之，不唯老人之詩可悟，即老人之人亦可得。故全集編定，即錄以爲序。』重編詩集大大溢出《似詩》。從書末所附錄的捐資人員名單題爲《重刊長慶語錄千山詩集瞎堂詩集捐資列》看，《瞎堂詩集》是和道獨《長慶語錄》、函可《千山詩集》一同重刊的。

按以上二種，乾隆四十年因丹霞澹歸文字獄發，被奏『集中多狂誕之語』，與澹歸《偏行堂集》一道，皆列入禁毀書目，版片被銷毀。

(六)《瞎堂詩集》，道光海幢寺重刻本。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有藏。此書四周雙邊，雙魚尾，白口，十行廿一字。刻印精良。卷首有天然和尚像、張維屏撰像贊、自序、湯來賀撰《塔志銘》等，書末附錄捐資付梓人員名單。

(七)《瞎堂詩集》，道光海幢寺刻本重印本。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有藏。本書與道光本同一版片，惟書末附錄捐資付梓人員名單多出數人。

(八)《瞎堂詩集》，一九七六年何氏至樂樓影印清道光海幢寺刻本，編入《何氏至樂樓叢書》第十三種。何耀光序云：『諸師撰述宏富，經注語錄，咸納嘉興藏、清龍藏及日本藏中，而天然、剩人二師尤以詩名。曩予得重印剩人《千山詩集》行世，欲求天然《瞎堂詩集》，曠時未獲。適承周君理堂兄告道光重刊初印本，銀觸舊懷，亟從瓶假。』又云：『……道光間海幢寺重刻，今亦罕覯，亟謀』

影印，實吾叢書中。」卷首有廣州海幢寺藏『天然和尚遺像』影印件一。又，何氏至樂樓藏天然和尚自書詩《棲賢山居詩爲子修居士》卷軸影印件一。又，於今書屋藏《天然和尚付今摩竹篋子拓本》影印件一，字迹稍有漫漶。又，小畫舫齋藏《天然阿字師弟唱和詩卷之一》影印件一，分作二截，上截有阿字詩云：『手劃高旻枉自癡，可憐積劫滯須眉。今年競渡過三日，脫課隨人瞌睡遲。』緊接有天然手書詩『《喜阿侍者呈偈用韻示此》：忘丑憐兒老更癡，歸……』，未完；下截續前云：『……來還汝舊須眉。雷峰佛法無多子，踏倒方知覺悟遲。己亥五月十一日天然書。』

(九)《瞎堂詩集》，四庫全書禁毀書叢刊影印本。此本據北京大學藏本影印，但影印質量欠佳，偶有脫漏模糊，顯是先復印后據以影印者。

按以上數種實爲同一底本，即道光海幢寺刻本，而裝幀少異。書前的天然和尚像及張維屏撰像贊，或有之，或無之；和尚像或彩繪，或綫勾。書末附錄捐資刻印名字者，多爲華首臺、海雲寺、海幢寺、大佛寺的常住及僧衆。可見，盡管《瞎堂詩集》在乾隆年被列入禁毀書目，初刻版片被焚毀，但印本尚藏之高閣，一旦弛禁，則翻刻重印。它被奉爲嶺南佛門瑰寶，永遠閃耀靈光。

《瞎堂詩集》的編纂者今毬，字雪木，東官尹氏子，生於崇禎十五年，童年子身雷峰爲沙彌，隨函是七住道場。爲人耿介，居約甘菲，不肯低眉仰面一人。《瞎堂詩集》卷三《題觀世音菩薩像》詩，涉詠函是與今毬的一段趣聞，卷十八又有《雪木毬禪人凡與語或自有所陳輒見動色爲解嘲戲示》、《雪木書記同鑑光行乞臨川二首》詩，中有『爲道相隨二十年』、『支援大厦先一木』云云，可見函是對小徒的愛重。《海雲禪藻集》載有今毬詩六十首，其中有《挽本師天老人》詩三首。編《瞎堂詩集》對於今毬來說，無疑是對先師的最好紀念。

錄

此次整理，以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道光海幢寺刻本爲底本，參校梅、雪詩單行本及《天然慧禪師語本》，加以標點和簡單的校勘，校注統附全文之后。工作得黃國聲教授的指導，在此謹致謝忱。

點校者 二〇〇四年六月五日寫於廣州中山大學

自序

說作吼子乞余詩付梓人，已而乞名。名曰《似詩》。似詩者，何謂也？夫道人無詩，偈即是詩，故亦曰詩。然偈不是偈，詩又不是詩，故但曰「似」。吼子請焉，更爲語曰：子以予偈不可讀，姑取詩以示人，爲其近人也。何近乎？情近也，境近也。悲歡合離與人同情，草木鳥獸與人同境。同人者善人，人則親，親則信，信則漸易而不覺矣。噫！此吼子之說也，然予以爲吼子之知予詩者惟近，而不知予之不是詩者亦惟近。近者，天下之所同也，而有異焉。然則天下之所爲樂近者，爲其同也。而有異則天下之所謂樂，一人尤樂。余之不是詩，是以樂與天下，而以尤樂待一人。萬世而下，其旦莫遇之邪？昔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將還，有劉君遠送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一偈，爲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南以偈寄之曰：『虔上僧歸廬嶽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個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年雲庵復住歸宗，法席盛於前，劉君之子攜此偈來飯僧，叙其事。雲庵上堂，有偈曰：『先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金輪還有偈，卻應留與子孫傳。』噫！吼子謂是偈耶？詩耶？固非艱深不可曉，而古今傳誦，不敢目之爲詩，則安知夫人之所謂近者而即遠，所謂遠者而即近耶？吾願天下勿以堅白之昧，終而自安於所樂，是不但一詩也。天然道人書。

瞎堂詩集

此老人早歲刻《似詩》自序也。老人生平吟詠之意已盡於是，讀者玩索之，不唯老人之詩可悟，即老人之人亦可得。故全集編定，即錄以為序。今毯謹識。

天然是和尚塔志銘

司馬中丞南豐湯來賀撰

禪師名函昱，字麗中，別字天然，華首獨和尚法嗣也。初，六祖滅後，派衍五宗，其一曹洞，凡三十二傳至博山無異，異傳華首道獨，獨傳師及函可。可以罹難，化導瀋陽。師既得法，歷住江右、粵東諸名山大剎，說法度生踰四十載。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七日，示寂雷峰。明年四月，諸大弟子奉龕建塔於丹霞佛日山麓。又明年丁卯，法嗣今辯以書狀來請銘。予與師道雖不同，然曩宦粵時已心儀師。後復遊粵，訪師於東莞芥庵，爲予言儒佛異同之旨。比入匡廬，又訪師於淨成。予於師固淵明之與慧遠也，其敢辭銘！師本姓曾，世爲番禺望族。初名起莘，字宅師。生而胎胞紫衣墮地始出，六歲出就外傳，自覺身若隕虛，大哭而返。如是者再。十三思注《周易》，問太極相生於塾師，爲依文解說。師曰：『此名言耳，太極究爲何物？』且兩儀未生，極從何住？兩儀既判，極從何去？『塾師不能答。十七補諸生，輒以康濟爲己任。或教之持咒可長智慧，自苦心念不靜，遂起疑情。如是有年，嚮所擾者頓如冰釋。及閱《傳燈錄》，不會厥旨，並喪所得。乃大疑懼，遽求出世。父母曰：『汝欲出世，當俟名成。』師體志懋勉，蔚爲名儒，年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榜發日，方歌鹿鳴，坐念功名富貴，與己無預。上甲戌春官，歸涂病劇，感異夢而愈。自是斷欲絕葷，參究益力，衣不解帶者彌月，大悟玄宗。丙子冬，謁獨和尚於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獨示以偈曰：『風靡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己卯公車復上，舟次南康，值獨和尚